

打捞真相 还原历史： 《中外书摘》发布 2013 年度十大好书榜

◎ 王雪明

盘点刚刚过去的 2013 中国图书市场走势，你会发现，“打捞真相、还原历史”的图书越来越多，无论是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中国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耗时十年写就的《邓小平时代》，还是北京大学中国与世界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杨松林撰著《总要有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都在不断地刷新着我们对历史的印象。这是《中外书摘》在上海发布 2013 年度十大好书榜时所透露出来的信息。

2013 年度十大好书榜是由上海人民出版社《中外书摘》杂志评定的独立榜单，自 2011 年开始发布，今年为第三次。与其他媒体或个人发布的榜单不同，该榜汇聚出版社、书店、媒体等阅读专业人士的多方力量，使书的价值重现。

上榜的十本书基本为非虚构类图书，如果按照图书的传统分类法分类，3 本政治类（《邓小平

时代》《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观念的水位》）、2 本社会科学类（《出梁庄记》《总要有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3 本人物传记类（《陈独秀全传》《洪业传》《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2 本随笔类（《看见》《尽头》）。

红书上榜总会引起很多热议，然而 2013 年度《邓小平时代》《朱镕基上海讲话实录》在很多榜单上频频出现，显示了各自的实力。前者披露了中外档案资料和研究成果，以及为众多的独家访谈，为中国人、西方人提供了一个看待中国的视角；后者收录朱镕基同志主政上海期间的重要讲话、谈话、信件等 106 篇，使退休 10 年、向来低调的朱镕基再次走入公众视野。

刘瑜的文字向来拥趸众多。《观念的水位》更多关注东亚、中东欧、南美洲以及非洲国家的政治与民主化，比如英国、俄罗斯、

委内瑞拉、赞比亚等，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参差不齐，但很多情况是发人深省的，这无疑让这本书更接地气。

社会科学类的两本上榜书都非常有分量。《出梁庄记》是《中国在梁庄》的延续，2010 年的《中国在梁庄》是梁庄人留守在梁庄的故事，2013 年的《出梁庄记》则是梁庄人外出打工的故事。另一本是《总要有有人说出真相：关于“饿死三千万”》。

人物传记类的三本中，《陈独秀全传》出版过程最为曲折。作者唐宝林称，这本书最大价值是比较真实全面地恢复了陈独秀的历史真相。

由于种种原因，《洪业传》的传主洪业（1893—1980）大陆人并不熟悉，洪业曾是燕京大学教务长，是哈佛燕京学社的创办人之一，与钱穆、顾颉刚、陈寅恪等人同为国学大家。《洪业传》英文版

1987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次简体中文版由商务印书馆完整呈现，并附有作者关于洪业家族悲剧的文章及余英时学术致敬长文以飨读者。

如果说人物传记的前两本上榜书都是名家大传的话，《平如美棠：我俩的故事》则是普通人讲述自己的故事，一位 91 岁老人的私人记忆，近一个世纪来中国一对普通男女的生活。本书的叙述者也是书中的男主角，因为 2012 年柴静的《看见》专访而走红，2013 年出书后大卖，也许只有平凡而美好的生活才能感动平凡的你我。

随笔类的两本内容也是以纪实为主，如柴静的《看见》被认为是“个人成长的告白书，中国社会十年变迁的备忘录”，在某机构刚刚发布的中国作家富豪榜上，柴静以《看见》的 1150 万元版税排名第十。而台湾作家唐诺的《尽

头》写的都是名人，譬如抄写在日本墓园里的王维、回忆四十年前柏林童年的本雅明、放弃绘画改用素描和文字的达·芬奇、叛国的六十二岁间谍卡瑟尔等 17 个“人物”，被网友称“供资深文艺青年阅读”。

十本上榜书中，外国作者两人，其余均为中国作者，而 2012 年这一比例为 4:6，可见 2013 年度是原创作品的丰收年。这点从虚构类中也可以得到印证，2013 年，贾平凹出版了《带灯》，余华出版了《第七天》，苏童出版了《黄雀记》，阎连科出了《炸裂志》，韩少功出版了《日夜书》……

发掘历史碎片、解密历史档案、再现历史现场，还原历史真相，史学家、学者、作家、媒体、亲历者们一次又一次打捞历史真相，而刚刚过去的 2013 年也已成为了历史。

我为孙犁画插图

◎ 杨栋

去年春风文艺出版社要出版孙犁的散文，编辑想让我画一些插图，我虽自知画技不精，笔墨不工，但还是硬着头皮承担了下来。因为，孙犁先生是我从小崇拜的作家，孙犁作品是我研读半生的经典，自信还是读懂了先生的心境的。为孙犁先生画插图，我不敢掉以轻心，一是他和我的师生缘，也是我们相交几十年的纪念；二是回报文坛知己和同道的信任和激励，出版社选中我来插图，就是一份相知，一份信任，一份关爱，我当全力以赴，当作一项工程来完成。

我知道孙犁一生不喜怪力乱神，只是布衣芒鞋，农人本色，我把画的风格选了“文人画”“水墨画”来表现，而不用现代手法、工笔细描去制作。我又把画的意境选了以漫画手法求“神似”而不求“形似”。只要画出先生文章的文眼、作品的主题就行了。而不去作精细的描绘，线条求其笨拙，意境求其土气，书法求其稚趣，用传统中国画的“诗书画印”融为一体，一画一世界，一图一天地，把先生想告诉读者的意思，借图画传递给读者。而人物形象，也都以粗糙的线条表现，以增加乡村韵味。我觉得，插图，也就是文章的一种注释，是作品的一种补充，但现在读图时代，人们更喜欢从插图中加深对作品的理解。

画这些画的时候，正是连雨天，我一个人关在“梨花楼”上又把先生的文章读了一次，我找了许多画册，以从中借鉴形象，寻找灵感，我总感到先生在天上看着我，鼓励我，他的照片就挂在梨花楼上，我画了草图后又改来改去，生怕先生说：“你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又取出我收藏的老油灯，为插图里添了几个老油灯的画面，在农村长大的，是最喜欢那种“青灯有味”的意境了。我画的是彩色插图，但因印刷体例要统一，出版社印成了黑白的，黑白的更显凝重，朴实，本色，优雅，我相信老师如健在，是会给我打分为“及格”的。（杨栋插图孙犁散文经典（上下），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言商论道见智慧

◎ 陈歆耕

《言商论道》是作者陈雨沪汇集近年在上海主流媒体的评论与随笔百余篇，以“一鳞半爪”“一吐为快”“一得之愚”等分类辑录，折射出作者从事市场监管理论研究与实践的职业印痕，道出一些经营行为、消费

行为及市场监管行为中，或细微或宏观，或直陈意见或坦露心迹，多视角进行思考与评析，呼唤公平正义，倡导公序良俗，坚守法治法治。文章从生活小事和轶闻趣事切入，走进老街，溜达商场，坐进茶楼，喝柚子

茶，吃农家菜，种蔬菜，品桑果，娓娓道来，趣味盎然，在简单的故事中蕴含着人生启迪和殷切的期望，表现出万千经营者和众多消费者发自内心的呼唤，表达出市场规范和法治进步所要谋求的方向。

在庸常生活中发现提升的力量

拿到张楚最新出版的中短篇小说集《夜是怎样黑下来的》。张楚的小说质地，一如他的生活和写作状态一样，是纯粹的。他是独特的，他对小镇各色人等的人性异变的观察、描述、心理刻画，是精细入微而充满生活质感的。读他的小说，你会一路快感地向前翻动纸页，毋须用某种职业性需要来驱动自己硬着头皮往下看；他笔下的小镇世界是复杂而多元的，真实到让人觉得残酷，但细细触摸，也会感受到那种亘古以来蕴藏在底层的驱动人向上的力量；读完整本小说，我心中交织着非常复杂的情绪——温暖、忧伤、忧郁、颓废乃至绝望，几乎同时向我袭来……

我把张楚的小说分成三种不同的类型：

第一类，以《曲别针》、《我们去李红旗》《良宵》为代表，我将之看成张楚小说中的上品，酷爱有加，值得慢慢品味。因为从这类小说中，你可以发现庸常生活中提升人性的力量。或许，在人性中堆满了如“草莓冰山”（冰激凌）般的冰块，但文学就应该用温暖的舌苔，将之一点一点地融化；或许生活常常像冬至的夜，又黑又长，但我希望夜行的路上能看到远方窗棂内透出的灯光。在《曲别针》中，那个主人翁手中可以变幻各种艺术品的曲别针，既可以看作人物心理状态在彼时彼地呈现的道具，也可以看作把人性从庸常生活的泥淖中向上提拔的象征物。到了《我们去李红旗》和《良宵》

中，张楚不再借助某种象征物或道具来释放热量，而是通过情节、细节自身的描述来传递。在《良宵》中，那个神秘降临小村子的老太太，原本是城里的一位戏剧名伶，因不堪儿女无休止的骚扰与索取而躲到乡村外甥这里来寻找安宁。她与一位被众人遗弃的据说可能遗传有艾滋病的小男孩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在小说的结尾，当我读到老太太拖着拉杆箱违反众人的意愿，迈着坚定而沉稳的步伐走向一个小山坡，把手伸向那个在草丛中已经奄奄一息的枯瘦的小手时，心中似乎倏然间被重锤击打。老太太的背影，如一堵正在升高的活的雕塑，让我仰望。在那一瞬间，我看到了人性中的悲悯情怀和超越世俗的尊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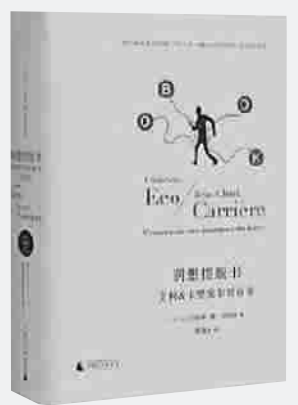
再说第二类吧，以《夜是怎样黑下来的》《野薄荷》《地下室》为代表。这部分作品对生活的洞察和对人性异变的刻画，可谓淋漓而入骨。在《夜……》中，那个“老狐狸”般狡猾的公公，终于还是在拜倒在擅用心机的未来儿媳的石榴裙下；在《地……》中，“我”哀叹周围女性情像魔术般变化之快、之丑陋无耻，不可理喻。在这类小说中，张楚采取的是——用一句时髦的术语——“零度叙事”。从中我们看不到作者的“生活态度”和价值判断，或许作者就是有意识地把“生活态度”掩藏起来，留待读者自己来判断。读这类作品，读者如果缺少必要的人文情怀和警醒，纯粹抱着欣赏的态度

来阅读，则有可能陷入泥淖而不自知。

关于第三类，则以《长发》等为代表。这类小说在本书中不多，但恕我直言，由于小说中展示的人性世界过于冷酷，阅读过程中会感到情绪的逐渐下沉，下沉到让人浑身抖索的地步。如果我是一个对生活乐观的人，此类小说读多了，可能会变成一个抑郁的人。我不赞成张楚今后的创作中，沿着此类小说的路径走下去。

小说家的职能是依托自己的生活感受和观察，同时让自己的想象飞翔起来，将生活经验融合为新的生活意象，而不是实录观察到的生活。如果是这样，还要小说家干什么呢？即使是报告文学作家，也不是什么都去实录的，他也要通过深入调查和选择、思考来探察生活的真相。如果把强调小说创作的“非虚构”，看成是对脱离生活经验的书斋型的向壁虚构的一种反拨，是有一定意义的。但如果将之理解为对生活的实录，则是对小说艺术审美特征的彻底颠覆。尤其是当下，因新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每天都在接受巨量的资讯，如果小说家也从事类似新闻记者的勾当，只是对新闻事件进行一点艺术加工，那么小说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张楚是有艺术才华的年轻小说家。他的纯粹的写作状态以及已经呈现给我们的独特的质地纯粹的小说，让我对他充满新的期待。



《别想摆脱书》卡里埃尔、艾柯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他们围绕记忆展开出色的即兴言谈，从各种难以弥补的失败、缺陷、遗忘和损失说起——所有这一切和我们的杰作一起成就了人类的记忆。他们津津乐道地揭示，书写的普遍数字化和新电子浏览器的使用给书籍带来极大挑战。本书对话在向古登堡印刷术致以微笑的敬意之余，也必然使所有读书人和爱书人心醉神迷。



《长安是中国的核心》朱鸿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这是一部系统叙述长安的散文集。106 篇作品，凡黄土、山、原、川、河、池、宫室、帝陵、王墓、道观、佛庙、大雁塔、小雁塔、碑林、城墙、钟楼、鼓楼、门、道路、街、巷、大学、花木、粮、菜、鸟类、节日、陶器、刻石，尽在其中。涉及地理、建筑、宗教、艺术、民俗、义理与考据相融，思今与追古并行，意远情真，辞丰言简，历时数年而成书。

